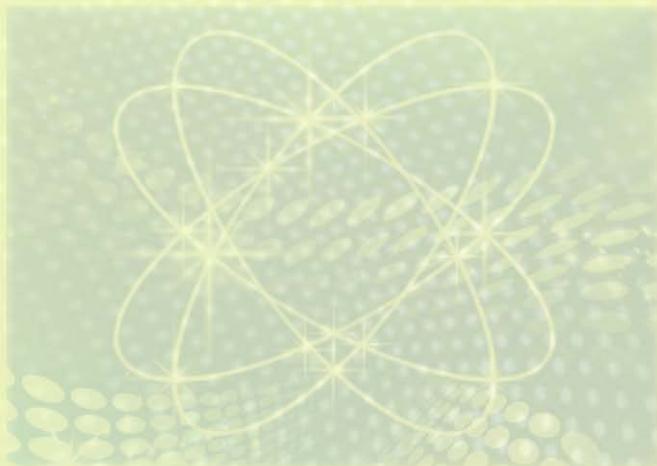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十七卷

耶律大石 李元昊 完颜阿骨打  
成吉思汗

姚家余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十七卷

耶律大石 李元昊 完颜阿骨打  
成吉思汗

姚家余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 目录

## 耶律大石/1

大辽政权在金的攻击下即将覆亡了，他深知狂澜难挽，复辽壮志难酬，乃毅然率领余部西走，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西辽国家，使华夏的文明火种在异域的领土上传播和燃烧。

## 李元昊/40

他是一位参与创业并能踏实守成的英雄。你看，他北抗契丹铁骑，东拒宋廷雄兵。他一生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有显赫的腮耀，也有失落的彷徨。

## 完颜阿骨打/103

这位女真族的彪形大汉，勇武绝伦，引军东征西讨，建立了金帝国。关于他的传说颇多——是野蛮凶残，还是大智大勇？历史自有评说。

## 成吉思汗/174

呱呱坠地时，手握一块血饼，就令草原上尼伦部人惊羨不已。称汗后，东征西讨，兴建蒙古；南张北挾，兵进金都；挥戈西夏，艳遇香女；顺时而动，踏平西辽；因机万发，血刃欧亚……

# 耶律大石

大辽政权在金的攻击下即将覆亡了，他深知狂澜难挽，复辽壮志难酬，乃毅然率领余部西走，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西辽国家，使华夏的文明火种在异域的领土上传播和燃烧。辽保大四年(1124年)秋七月的一个夜晚，风高月黑，伸手不见五指。一队行列不整的铁骑，约三百人，正匆匆飞奔在夹山(内蒙古萨拉奇西北山中)山间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只见那走在最前面的中年汉子气宇轩昂、铜面微髯，脚蹬马鞍，腰悬宝剑，回过头来，发现后面没有追兵，才缓缓地喘了一口粗气。

他来到了一块莽草丛生、灌木参差的开阔地。猛拽缰绳，“唷”的一声，玄黑色的膘肥战马仰颈一振，立踏前蹄，侍从随身赶到，将火把高高举过头顶，在火光的照耀下，那中年汉子愈发显得魁梧高大，方盘大脸泛着红光。突然，他调转马头，面对众骑兵，高举宝刀，声如洪钟地说：“大辽天下，历太祖、太宗，将二百年。今为金逼，践我辽土，残我黎庶，肝脑涂地，骨弃荒野，此诚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也。而皇上蒙蔽，不能明察，日遁月逸，终至穷蹙。犹欲率残举缺，抵抗凶顽金贼，譬如以馁羊投猛虎也。若是尔等与汝皆为肉酱耳。吾曾谏止，上固不从。吾故杀薛等二将，率尔等遁逃于此。某虽不才，但愿养精蓄锐，以图将来复兴祖宗之遗业，重振我大辽之光辉。”说到这里，他清了清喉咙，继而又说道：“愿者请从，不愿者吾固不勉强，亦可回家蓄养妻子。”说完，锐利的眼光逐一向众骑兵扫去。

众骑兵开始骚动起来了。其中一个身着黑色缎袍、威武凛凛的宿营老将跃马冲出人群，说道：“金贼蹂躏我土，百姓涂炭。金贼一日不灭，吾等何以家为？”

紧接着，又有一英威少年，骑一枣红彪骑，纵马抱拳道：“而今皇上有目不察，吾等愿从大王，以光复祖业。”

瞬间，众骑兵纷纷下马跪拜。齐曰：“拜谢大王，悉听尊意。”

那中年汉子骑马巡视一周，不禁心中振奋，荡生豪情，遂高亢地说：“谢过各位，大辽之复兴皆仰赖诸位耳。”举起宝刀，双腿一夹战马，那马一声长嘶，一队人马在火把的点缀下又向北迤迤而去。

那领头的中年汉子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本传传主——创建西辽国的辽德宗耶律大石。

辽圣宗时期，生产发展，文化兴盛，经济繁荣，国泰民安，辽国进入了极盛时期。经过兴宗的太平过渡，到道宗时由于排斥贤能，奸臣耶律乙辛、张孝杰揽权当道，残害忠良，贿赂成风，辽国开始由强盛转向衰落，一天天走下坡路了。寿隆七年(1101年)道宗死后，耶律延禧奉遗诏继承皇位，他就是天祚帝。

天祚帝继位后，辽境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女真族开始迅猛崛起，日益冒犯和蚕食辽国。这时的天祚帝到处巡游，吃喝玩乐，不理朝政，并且任用一位不懂军事的萧奉先做北院枢密使，领导全国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下，辽军节节败退，金兵又大举入侵，步步为营，咄咄逼人。耶律阿保机用一生奋斗打下的大辽江山如风中危垣，开始摇摇欲坠。辽王朝的统治已日薄西山，很快就要走向它的末日了。

辽代中期，住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各族组成部落联盟，常因争夺财物而发生械斗。在械斗中，女真族完颜部出现了几个杰出头

领，逐渐兴旺起来。当谁可做头领的时候，完颜部定居地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东南的阿什河)。他的儿子石鲁接受了辽王朝的封官；石鲁的儿子乌古乃成为部落联盟长时，辽王朝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另外，还有散居在辽阳以南的女真部落，被称为熟女真。

乌古乃死后，经过儿子劬里钵、颇刺叔、盈哥三兄弟和劬里钵长子乌雅束的努力，完颜部开始名震松花江畔。乾统元年(1101年)，完颜阿骨打承袭太师位，即辽所奉的生女真节度使。

天庆二年(1112年)春天，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天祚皇帝由众大臣陪同来到混同江(松花江)“钓鱼”。按照辽朝旧俗，方圆千里之内的生女真酋长必须来朝见皇帝，一起“钓鱼取乐”。阿骨打带着弟弟吴乞买、两个侄子粘罕和胡合也来了。有道是：

穿作冰眼下丝网，持备钩叉将捕鱼。

大臣酋长齐聚合，轻马赴陪混同江。

这一天，天祚皇帝刚到江岸，就用钩叉叉住一条七八岁龄的大马哈鱼，重约四五十斤。群臣莫不为他鼓掌道贺，簇拥着回来举办“头鱼宴”(头鱼宴是辽旧俗)。宴会上，觥筹交错，杯盘狼藉。酒过三巡，天祚皇帝命令一侍女拿来琵琶，志得意满地弹起来。一曲终了，他推开小轩窗，命令各部落酋长起舞助兴。轮到阿骨打时，阿骨打执意不能相从。天祚皇帝再三命令他跳，阿骨打都以不能而拒绝。宴会后，天祚皇帝暗中对北枢密使萧奉先说：“头鱼宴上，朕见阿骨打意气雄豪，有谋反觊觎之心，可托人杀死他。否则，日后必遭祸患。”萧奉先却说：“此人不知礼仪，无大过而杀之，恐伤诸部落之感情。即使他有乱谋异志，匹夫之勇，边地微族，又何能为？”

阿骨打从混同江宴罢归来，就怀疑到天祚皇帝发现自己的“异志”，随即率兵傍于赵三、阿鹞产邻族，遭到他们的反对。阿骨打就劫虏了他们二人的家属。赵三、阿鹞产走诉威州府，威州详稳(即夷

离堇) 缉送阿骨打回北枢密院。萧奉先又以平常事奏知皇帝，仍遣阿骨打回威州诘责，令其改过自新。从此，阿骨打愈来愈胆大妄为，皇帝数召，竟称疾不去。

在盈哥时，女真族统治的星星水(图们江支流)地方有一纥石烈部，部落酋长阿疏背叛完颜部，奔入辽境。天庆三年(1113年)，阿骨打继任完颜部落联盟长，开始把女真族的大旗插到长城顶上、阴山脚下。此时，辽勒令完颜部进贡海东青(一种猎鹰)。阿骨打言称，不还叛人阿疏，就不贡海东青，还数次派遣僧家奴、习古乃等到辽京索要阿疏，皆不释还。天庆四年(1114年)秋七月，阿骨打再次遣使取阿疏，仍不发还。阿骨打从使臣回来得知辽朝政治荒废，天祚皇帝只晓得游猎玩乐，于是在边境大建城堡，修具战备。天祚皇帝听说这件事，立即派侍御阿息保前往问其原因。阿骨打怠慢地说：“若还阿疏，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

阿息保回京奏知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派遣萧挾不野驻守宁江州(吉林省扶余县东南)，自己却在庆州逸情射猎，花天酒地。阿骨打与粘罕、胡舍等聚集女真各部众人，号召大家万众一心打败辽军。经过周密的部署，向辽军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九月，洮流水(黑龙江省双城县西拉林河)畔响起了女真部军嘹亮的号角。阿骨打亲自指挥，辽军大溃。

十月，辽东北路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挾不野率领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两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两千余人，号称十万铁骑，浩浩荡荡渡过混同江，踏向女真部落边界，驻扎在鸭子河附近的出河店(黑龙江省肇源县西南)。两军在此遭遇对垒。女真军悄悄渡过鸭子河，偷袭辽军。由于辽军组织涣散，士无斗志，在勇猛慁悍的女真军攻击下，望风而逃。

鸭子河战役的溃败传到了朝廷。萧奉先害怕自己的弟弟获罪，赶忙上奏皇上，谎称东征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若不释放，恐怕聚众为患。沉溺于酒色之中的天祚皇帝竟信以为真，仅仅免去了萧嗣先的官职。诸军士听说了这件事，义愤填膺地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

阿骨打接着乘胜追击，迅速攻占了辽中地区。

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阿骨打即位称帝，定国号为大金，内修制度，外整军队，准备大举灭辽。一向昏迷不醒的天祚皇帝也不得不睁开惺忪的睡眼，下诏亲征了。

二月，饶州渤海古欲自称为王，强霸一方，辽朝不得不派兵攻打招降，数次才将其捕获，因此也延期了对金兵亲征的期限。

亲征之前，派遣僧家奴斥责阿骨打擅自建金，并持书约和。阿骨打了解辽朝的底细，正像一块腐烂的朽木，很快就烂掉了。心想：“约和可以，可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容易。”阿骨打写了一封书信，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挑战之意，字数寥寥，却相当傲慢：

“皇天在上，跪乞，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于别地，吾当即班师。”

阿骨打一面遣使送信至辽，一面亲自带兵进发黄龙府。

辽朝得知金兵向黄龙府进军，立即派大军压境，以围场使萧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蕃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都统，以精兵两万为先锋。余下的分五部兵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护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都统，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发兵遣将数十万，供应军粮足够几个月的，只见黑压压的向女真境内奔来。

九月，粘罕、兀术、赛刺等将书信呈上。天祚皇帝看后，怒火万丈，遂下诏书：

女真作过，大军翦除。

阿骨打闻讯大军压境，众寡悬殊，心中增添了畏惧和忧虑。一日，他召集众部族将帅，当面痛哭着说：“始吾与汝等起兵，想摆脱契丹的残忍统治，自立为国。今皇上亲征，大军压境，若不以死相战，莫能抵挡。如此，不如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将都说：“事已至此，惟命是从。”阿骨打集合两万人驻守爻刺，坚壁清野，挖土壕，垒城墙，以待辽军。同时派迪古乃等将领镇守达鲁古城。

辽军正要进入女真境内鸭子河畔，副帅耶律章奴突然率领部下三百人返回上京，欲立耶律淳为帝。灵大军闻之惊慌，无心会战于金，就急急忙忙追赶耶律章奴去了。

阿骨打在爻刺驻守了七八天，不见辽军影子，甚是惊疑，突然有兵来报：“辽军副帅耶律章奴率部南逃，辽大军也随后追击，已退走两天了。”阿骨打抓住有利的战机，向辽军追来，追到护步答冈(黑龙江五常县西)，大战辽军。

经过护步答冈一战，辽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再也不能集中强大兵力抵抗金兵了。金军又迅速地攻下开州(辽宁凤城)，力量猛增。四方各部落也纷纷摆脱辽的控制，归顺金国。

天庆六年(1116年)五月，阿骨打又派大将挥师南下，攻陷了沈州、东京(辽宁辽阳)两地，辽东为金兵所有了。

吃了几次败仗后，天祚皇帝在金兵的紧逼下，东躲西藏，却有闲情游猎，竟厚颜无耻地对左右说：“如果金兵至，我有快马日行千

里，又与宋朝结为兄弟，夏国为舅甥，都可以去，也不失一生富贵。”

天庆七年(1117年)，金兵又攻下了辽西跌区。

保大元年(1121年)四月，阿骨打引军向辽首都上京进发，辽天祚帝闻风而逃，留萧挾不野守城。在金兵的围攻下，萧挾不野束手降城。保大二年(1122年)，阿骨打命令大元帅斜也追击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斜也攻下辽中京(辽宁宁城县西)，占领泽州(河北平泉县)。天祚皇帝像一个被勒令辑捕的流窜犯似的，从上京逃到西京，又从西京逃到鸳鸯泊(河北张北县西北)，又逃到云中，再逃往夹山。金兵也像警察似的跟踪追击，下西京，破天德(内蒙古巴盟马拉特旗)、云内、宁边、东胜数州。

六月，阿骨打率军从上京出发，追击天祚帝到奉圣州(河北涿鹿)，驻扎歇息。十二月，攻打燕京。在燕京被众将推上帝位的耶律淳，没过多久就死了。金军入侵居庸关，耶律淳后德妃和耶律大石西逃，金兵攻占了燕京。到此为止，辽王朝的五京：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即燕京)相继被金兵攻下。辽天祚帝像做贼似的在阴山一带东躲西藏，然而终究没能逃出败亡的厄运。

读史的人都知道《三国志》中有一段名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金兴辽衰难道不能给本书很深的启发吗？我们的传主耶律大石也正是在这辽的末日余晖中“委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欲想恢复辽王朝的强大和统一。

耶律淳，字涅里，是辽兴宗耶律宗真的第四代孙，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鲁斡的儿子。他还很小的时候，皇太后就把他抱过来了。他自幼笃爱文学，很受天祚皇帝的宠爱。乾统元年(1101年)，晋封为郑

王；乾统三年(1103年)加封越王；乾统六年(1106年)，拜授南府宰相，首议制两府礼仪，后徙位魏王。他的父亲和鲁斡死后，继承父位，任南京留守。

天庆五年(1115年)，天祚皇帝大举亲征女真兵，来到鸭子河畔，突然不见了先锋军副都统耶律章奴。有人汇报说：“副帅欲谋立淳为帝，已经返回上京去了。”天祚皇帝听了，也没有心思攻打金兵了，立即派遣附马萧昱领兵到广平淀保护后妃，又草就御书一封，备述了耶律章奴途中逃跑，想立魏王为帝的意图，紧急命令小底乙信骑马持书奔告魏王耶律淳。

魏王妃的弟弟萧谛里受耶律章奴的指使，骑马飞奔来到姐夫耶律淳的身边，对耶律淳说：“当今皇上昏厥，天下大乱。君素贤能，群臣敬仰，何不取而代之？时下皇上远征，此乃当立之良机也。”

耶律淳听了，露出惊惧的脸色，说道：“皇位废立，乃国家大事，皇上自有诸王当立。”继而狐疑地问道：“北、南面大臣都没有来，为何只你一人到此？”

萧谛里还要再劝说分辩几句，已经不能够了，他马上就被耶律淳的手下捆绑拘捕起来了。

过了不大会儿，小底乙信也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宫门前，急急忙忙将皇上的亲笔信交给耶律淳。

耶律淳看完御旨，二话没说，就命令手下兵士将萧谛里推出宫门斩首，然后把首级收敛在一个黑色的匣子里，跨上骏马，从小道向广平淀飞奔而来。

天祚皇帝刚从前线回到广平淀还没有解鞍休息，耶律淳就捧着黑匣子闯进宫里，“扑腾”一声跪倒在地，将黑匣子双手献上，备述收御书、斩萧谛里之事，等待皇上定罪发落。天祚皇帝见是耶律淳，碎

步紧趋，将他扶起，待他和好宠爱如初。不久，又晋封他为秦晋国主，拜都元帅，赐金券，免汉拜礼，允许他选派将士，遂募集燕、云精兵。

耶律章奴闻知魏王不听劝，斩杀了萧谛里，也不敢再回去了。于是率领部下劫掠了庆、绕、怀、祖等州，和渤海群盗结伙，欲趋广平淀进犯行宫，但不幸被顺国女真阿鹞产击溃。耶律章奴逃了出来，又被巡卒捕捉，缚送面见皇帝，腰斩于市，剖心以献祖庙。

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陷中京，又攻下泽州。天祚皇帝逃出居庸关，到鸳鸯泊躲避。金兵追来，天祚帝率卫兵五千人逃往云中。金兵又追到云中，天祚帝便乘轻骑，携美女逃入夹山。天祚皇帝在夹山里，仍没有忘记游山巡猎，及时行乐，没有忘记带着他一生中的三件宝贝：一只铁琵琶，一只金角杯，一群伴舞女。夹山里，时时发出琵琶之音和“宫女”的嬉笑骂俏声。真是：

被逼无奈遁夹山，燕歌莺舞伴夜眠。  
昏君不知亡国近，山间犹弄琵琶弦。

耶律大石，字重德，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通晓辽、汉两种文字，擅长骑射。天庆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擢升翰林应奉，不久又升迁为翰林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人们称他为大石林牙)。历任泰州、祥州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天祚皇帝逃奔夹山后，留守燕京的是天祚皇帝的堂兄耶律淳。天祚皇帝逃到夹山和东边的燕京失去了联系，这时在燕京的宰相李处温、皇族耶律大石、奚王回离保等人又要拥耶律淳为帝。

面对二百多年巩固起来的大辽江山在金兵的连连攻击下，眼巴巴地就要土崩瓦解了，耶律大石心中像燃烧了一团怒火，然而却敢怒不敢言，郁闷痛苦极了。一天，他走在燕王府前的大道上，天祚皇帝播

越游猎、日逸宵遁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掠过他的眼际，他不得不痛惜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奚王回离保从燕王府走出来，听到耶律大石的叹息声，赶忙走过来，问道：“林牙有何心事，如此烦闷重重？”

耶律大石见来人是回离保，二人平时经常交往，有些交情，又长叹一声：“大辽江山危在旦夕，缘何不忧？”

回离保沉默了一会儿，也同样地忧心忡忡地叹息了一声。

接着，耶律大石靠近回离保，将自己数日以来想谋立耶律淳为皇帝的想法俯耳试探性地告诉给了回离保。

回离保听了，脸色煞白，惊惧万分地说：“林牙不曾闻萧帝里之被斩首，耶律章奴之被剖心乎？”

耶律大石对耶律章奴、萧帝里因为要拥立耶律淳为皇帝早有所闻，并且深思过。于是他正色地说：“吾闻古之仁人志士以国为重，常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如今大敌临前，国难当头，吾辈岂能苟活偷安，坐视辽国灭亡？”

这时，东边的大道上走来了一位宰相，他叫李处温，来到二人跟前，翻身下马，笑容可掬地说：“二位害我找得好苦也。今晚有劳二位到我帐下小酌一杯，如何？”

耶律大石、回离保忙张口应诺，遂各自走散。

转眼间到了晚上，耶律大石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就骑马来到宰相李处温府邸。宰相李处温早已远远在迎接他了。

耶律大石把马拴在马厩里，来到李处温住处。只见帐幕四周，数里之内号角呜呜不绝，人喧马腾，一番热闹景象。帐幕内铺的尽是貂皮、狐皮，器用华贵，整个房间金碧辉煌，睡的是玉床，用的是金盆银勺。一张用金铸的方桌摆在正中央，南面坐了奚王回离保，北面坐

着另一位宰相张琳，二人忙站起来迎接。耶律大石谢过礼，就在西面的位置坐下了。

李处温在东面坐了(辽俗以东向为尊)，向三位敬了一杯酒后，开门见山地说：“诸位皆知皇上远遁夹山，消息不通。吾欲立秦晋国主耶律淳为帝，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张琳想了想，说道：“立帝恐为……”

李处温用眼角扫了扫耶律大石，示意他回答。

耶律大石放下筷子，慷慨陈词道：“当今皇上昏愤，日益为金兵所逼，吾大辽之基业如风中落叶摇摇欲坠。当另立新主，辽国或许尚可拯救。天祚皇帝西遁夹山，此乃废立之良机也。”

回离保也赶紧说道：“只是不知何人适合去劝说秦晋国主？”

李处温呷了一口酒，扫视了三位一遍，问道：“天意人心已定，请立耶律淳。在座诸位，孰宜劝进？”

张琳、回离保都知道耶律章奴、萧帝里谋立耶律淳遭来的杀身之祸，心想：“一旦失败，性命难保，那可是拿脑袋做赌注的啊！”因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

耶律大石思考片刻，站起来说道：“为了大辽之江山，某愿冒死劝进。”说完，端起酒杯，一干而尽，很痛快。

然后四人商量了一阵子，喝到深更半夜，才回去休息。

第二天，宰相李处温、张琳、奚王回离保、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舐义、康公弼等蕃汉文武百官聚集耶律淳燕王府。耶律淳一下子见来了这么多文臣武将，心里直觉得蹊跷得很，一时摸不着头脑。

突然文武百官中冒出一人，只见他头系儒巾，身着锦袍，粗眉朗目，威武大略，他快步走到耶律淳跟前，双膝跪地，两手罩地，低眉微颌，说道：“拜见皇上！”

耶律淳听到“皇上”二字，如五雷轰顶，一时惊骇哑然。半天功夫，才指着那位“儒士”道：“大石林牙(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大石林牙)，尔何以糊涂至此，请一一讲来。”

耶律大石面不改色，可是心却在突突地跳动，闹不好，一颗脑袋就会应声落地。他非常严肃地说：“当今皇上蒙蔽，中原扰攘，若不废立，百姓何归？贱臣方敢以死劝进，万望开恩，以纾国难。”

耶律淳听了，正左右为难，寻辞掩饰之际，李处温的儿子李奭手捧赭红色的皇袍走上台阶来，披在耶律淳的身上。

台下的文武百官皆知其意，都赶快跪拜，高喊：“皇上万岁，万万岁！”

耶律淳惊骇未定，执意要脱下御袍。

这时候耶律大石引用唐灵武故事，又劝谏道：“君不闻唐明皇奔蜀，肃宗即位于灵武乎？非不忠也，但期中兴耳！国不可一日无主，今本朝缘天祚失道奔窜，宗社颠危，何不就其位以兴大辽！”

耶律淳才战战兢兢把皇袍穿上了，台下又是一阵齐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自此，秦晋国主耶律淳当上了皇帝，历史上把他建的辽朝，称为北辽。自称天赐皇帝，降封天祚皇帝为湘王。遂据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招讨府、诸蕃部族而已。

耶律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后，立即任命李处温为太府，原怨军都统、奚王回离保(即萧干)知北院枢密使事，左企弓为司徒，曹勇义知

枢密史事，虞仲文参知政事，张琳任大师，李爽为少府少监、提举翰林御官，李爽、陈等十余人曾经参与大计，并赐进士，授官有差。

因为耶律大石中过进士，擢任过翰林，有文武全才，耶律淳就把军旅之事全部委任给他。

“金天辅元年(应为二年)，时宋徽宗重和改元，辽天庆八年(1118年)是春，宋遣使马政来约夹攻辽。……问遣使之由，政以对：‘贵朝在建隆时讲好’已久。今闻贵朝破辽国五十余城，欲复前好，共行吊伐”。

“天辅元年，……宋使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其晤曰：‘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之地，愿畀下邑’”。

自政和七年(1117年)起，宋连续遣使泛海至金相约夹攻辽朝。重和元年(1118年)，宋使马政由高药师引导，会见阿骨打，要求“联金攻辽”。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宋又遣使赵良嗣等使金，与金订立盟约：宋金夹击辽，金军攻取长城以北的中京，宋军攻取长城以南辽的燕京，灭辽后，燕京及所属州县归宋，宋将原给辽的岁币如数转金，这就是宋、金关系史上的“宣和海上之盟”。

赵良嗣与金约定“夹攻”以后，由于方腊、宋江起义爆发，宋廷忙于镇压，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才令童贯率兵征辽。

建福元年(耶律淳即位后，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即1122年)三月，“以其普贤女为德妃，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事，军旅之事悉委大石。”从此，耶律大石成了燕王朝的主要份子，和奚王回离保共同掌管燕王朝的军国大事。

面对宋金夹攻的形势，耶律大石心想：“金军如此猖獗，再加上宋的夹击，辽王朝指日可灭。”于是一面整顿军队，一面派使和宋联

络“通好”，努力争取宋的支持，进行“联宋抗金”。然而却遭到宋徽宗的拒绝，并遣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统兵十五万“巡边”。临行的时候，宋徽宗以三策指示童贯：“如燕人悦而服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妄想通过大军压境的声势，不动干戈地恫服燕京。

耶律大石见“联宋抗金”没有希望了，也就不得不迎战，来“击宋抗金”了。

童贯按照宋徽宗的指示，一心想招抚燕王朝，所以到了雄州境会，不做任何军事部署，而于四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张“招抚”榜示。到五月三十日，又派遣张宝、赵忠持赵良嗣书赴燕京招降。

张宝、赵忠至燕，按照耶律大石的建议，耶律淳斩杀了两位来使。童贯闻讯，仍不死心，一面再派马扩前去招抚，一面分兵两路：种师道总领东路兵趋白沟；辛兴宗总领西路兵趋范村，对燕京小朝廷施加压力。耶律大石和回离保不甘示弱，决心要和宋师斗一斗。

五月十九日，耶律大石到白沟挑战种师道统领的东路军。种师道得到消息后，仍按兵不动，吩咐诸将遵依约束：“燕吾民也，苟王师力能接纳，自来归附。只要坚壁守备，必有内变，切不可杀一人。尔等为我管理兵卒，务须遵依圣旨及宣抚司约束。”

耶律大石率军赶来，和宋军对垒，不见宋军动静，却见宋军中走出一员将领，他叫赵明，拿出“招抚榜示”给辽军去看。耶律大石接过来，只见上面写着：“燕本吾民，但冀归附，王师笑纳……”

耶律大石没有看完，就愤怒地把它撕毁了，撒在宋军阵前，并且大骂说：“勿须多言，有死而已。”